

在公共衛生的路途上

陳文詩博士



作者簡介

陳文詩，男，醫學博士。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專業，從事評價與感染性疾病流行病學研究；研究範疇有研究方法學、疾病預防控制與方法等。現任職於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。

由醫療到公共衛生的原因

我在1999年畢業於廣州暨南大學醫學院，記得在那時期是全球經濟衰

退的開始，加上澳門的醫療人才招聘狀況呆滯，考過了些試，無奈且遺憾地我沒有機會到醫院任職醫生。畢業已一年多了，在不斷回到珠海市人民醫院門診當進修醫師，吸收了些經驗後，便開設了自己的診所。然而，澳門的經濟在2000年至2002年時處於萎縮，診所的生意不太豐足，但艱苦中孕育著快樂，因為用心的診症過程中，與病友建立了互信與友誼。2003年“沙士”的到來，為診所的營業額帶來暴漲式升幅；說實在，在2002年末時，已有異樣的感覺，當時就診的病人是人心惶惶，很多想買食用醋熏屋，買板藍根沖劑來預防流行性感胃等，讓當時市面上的食用醋和板藍根曾買斷貨及抬高售價一時，這情景仍記憶猶新。當時我在想：澳門的醫療保健和慢性病防治已有良好的基礎和制度，因為沿襲於葡萄牙和歐洲的醫療保健系統；但流行病和傳染病方面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。適逢其後（2004年）有機會到某所私立學院任教，在細心地計劃下，為了自己的知識和個人成長，於是再度回到母校攻讀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碩士。

兼讀式的碩士研究生生活

“請你用英文作自我介紹、誦讀這篇文章，以及說說你為甚麼會考我們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專業？”坐在中間的那位考官用普通話說，而另外兩位則用炯炯有神的目光審視著。雖然這時我已有約一年的教學經驗，在眾人前說話已沒有太多的怯場；但面對著



三位考官，且英語不太好的我，還是硬著頭皮結巴巴地說起來。完成後還要做一份考題和一份科研文章的英語翻譯！2005年6月份的廣州天氣格外炎熱，而坐在母校流行病系會議室那種戰戰兢兢的氣氛卻份外難忘。

我的碩士導師是流行病學系主任——陳青山副教授，他本是研習衛生統計學的，且對SAS統計軟件和統計在Excel應用有深厚的研究基礎。另一位對我有深刻影響的老師是林漢生副教授，他是衛生統計學系的主任，對統計的理論與應用融會貫通，却對學生的態度謙卑和細緻。3年的學習，我的衛生統計學知識有長足的進步，現在我們都已成了亦師亦友！至於為何我會選擇回母校讀研究生課程？除了那時到廣州的交通已有改善（基本上兩個多小時已到達了！）、校友等外，該校的流行病學系王聲湧教授是國內傷害流行病學的起始者，在國際上也顯赫有名。

暨南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生，尤其是港澳台的，絕大多數會選擇兼讀形式；公共課會與其他專業的研究生共同上課；而專業課則由導師安排本專業的學生，以研討、演示和交作業等形式學習；整課程集中每月的兩個週末日，兩日上課是由早到晚；其餘時間以自學、交作業及諮詢為主。由於我是個沒有急才的人，每次都會在星期五晚跑到廣州來，與朋友或自己租住廉價旅店。兩天的上課，除做筆記和聽課外，都會在過程中錄音，以便在家聽回授課內容。在上班的日子，常

在早上5時多起床，閱讀和複習、做功課等。碩士研究生的生活瞬間即逝，而對公共衛生的認識有了飛躍的進步；此外，早讀的生活習慣仍保留至今。那刻從“半個”公共衛生人員的角度看澳門公共衛生狀況，更感有發展空間，更堅信當初的信念。

我選擇了放棄工作而“讀博”

在2008年碩士畢業後，工作的私立學院就把流行病學、衛生統計學、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學的教學任務交到我手上。除頓時感到吃力外，因我本科是臨床醫療，對這些科目仍須學習和補充不足之處。但已有家庭及兒子，又豈能讓我胡亂地離職作全日制





研究生呢？另一方面，因碩士研究生是兼讀的，然而研究生的學習很大程度上是“師徒式”，所以有意猶未盡之感；加上私立學院給予讀研的條件是嚴苛的。經與家人商議，2010年決定以停薪留職形式攻讀博士學位，期間感謝家人的體諒，也感恩太太對家庭的奉獻。

暨南大學沒有流行病學的博士學位的，而且由本科到碩士都是在這裡完成，很想到其它的大學讀博士而擴闊眼界，經與碩士導師商議，他同意引薦我到廣州南方醫科大學的流行病系。入學的過程是幾經波折，因南方醫科大學前身是一所軍醫大學，對研究生的管理很嚴謹，招生的分數線很高！對港澳台生都一視同仁而沒有半點的“優惠”；凡事都要主動瞭解，所將遲遲沒有接到面試的通知。經與對方的系主任、研究生處和我碩士導師的多方面、多次聯繫，終於安排在6月中旬面試（後來知道我是最遲面試的，且是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建院以來唯一的澳門博士研究生）。

面試當天初與系主任見面，便嚇一跳了！她就是我碩士答辯時的主席，記起當天她問了我一道問題：“為甚麼你對研究結果那麼肯定？”；我的答辯是不如人意的，因為知道答案是涉及面很廣；其後也對這個問題苦思了一段時間，得知它與流行病研究方法學、循證醫學等有關。更讓我意想不到她成為了我的博士導師——陳清教授。面試前先寫一份考題，內容主要有專業的翻譯與論述；接著主任引導我到一個小房，內裡坐著兩位男

士——俞守義教授和聶軍教授。他們雖然是教授，也曾是軍中將領，卻用輕鬆的語調討論著我可能的研究方向和課題。主任告訴我：由於博士研究生的帶教是嚴格的，會以導師組形式為主，就是這三位教授；而她是我的直接導師。同屆另有約10多位流行病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，分佈在各院校就讀及做研究，各自有其導師和研究方向，他們很多都是主任或副教授了…

南方醫科大學是一所園林式的大學，環境很優美；但與教學卻形成鮮明的對比！在授課前或考試前都要老教授們（老將領們）蓋章，班長或組長點名。至於教學的質量是很好的，因大學有很多重點學科和實驗室，有三名院士和多位名師，授課和講座基本都以這些院士、名師、教授或外國學者為主。同學們很多都已是工作機構的高層人員，都是醫療衛生工作範疇，大家都不諱言地互相討論學術。更重要的是2010/2011學年的留校期間，可觀摩到老師們與同學們處理公共衛生事件、教學和研究等手法，嘆為觀止！例如論高端科技：基因技術、基因物種分類方法、抗原抗體提純等方法已應用到實驗性和分子流行病學；論廣泛性：市縣改水加氟防蛀牙等都是社區干預試驗的項目了。陳清教授對我很好，雖然她是忙碌，但總會給予足夠的時間與我討論觀點與課題，且會帶著我們到其他大學的答辯會旁聽。我們都有著共同的嗜好——咖啡！偶爾和師妹們走到咖啡廳聚聚。

陶醉的留校生活是很快過，為了我的論文研究，在2011年夏末

時回到了澳門。並且由於工作的原因，我轉到了一所大學的健康科學學院任職研究員和課程協調員，並參與研究生的輔導工作。臨離開導師前，我們有個協議：每週我都會給導師一個電郵，訴說課題的進度、遇到的困難及希望得到的協助等。這樣一堅持就已是兩年了，除了論文課題的指導外，我倆還分享生活和工作的一點一滴。

今年我畢業了！並轉到新的工作崗位，為澳門的公共衛生服務。一路走來，感恩老師們的教誨、同學們的互相勉勵、家人的諒解與支持。澳門的公共衛生雖然起步了10多年，仍有很多發展和進步的空間；有人說：花1美元的預防保健開支，可節省約7美元的醫療費用！我選擇了“1美元”，且選擇了為用這“1美元”的人群作貢獻，您呢！？



www.jnu.edu.cn

